

✧人物剪影

我与傅治同先生的诗交

张先军

我与傅治同先生相识是在1998年冬。其时民盟邵冈市委会成立,作为民盟邵阳市委会主委、市政协副主席的傅老前来参会。傅老给我的印象是清瘦儒雅,说话细声细气、慢条斯理,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。

傅老第二次到武冈考察时,特意点名要我陪同。我们一行几人去登云山。游览中我和傅老有了较多的交流,他得知我坚持文学写作,非常高兴。我们一路交谈甚欢,他鼓励我坚持理想,好好努力。也是在那时我才得知傅老心脏动了手术,装了起搏器,但他坚持登云山并走到了胜力寺。我当时对这么温和博学的长者心生敬佩,并没有过多了解他的社会成就,纯粹只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。

2009年,我借调邵阳市教育局。期间,有一次我去拜访傅老,他在邵阳学院李子园的家里接待了我。他的房子面积不大,非常简陋,客厅里都堆满了书。我们寒暄之后,就是聊文学、聊诗词。他谈兴甚浓,我也毫无拘束,不知不觉我们

聊了一个多小时。临别时,他送我一本《治同文存》和一本他主编的《马少侨诗文选集》。在回家的车上,我突然有写诗的冲动,写了一首诗用手机短信发给他,表达我的崇敬之情:“新辞写罢不成篇,冒昧投书访大贤。后进求居不易,先生勖我事非难。耳提面命敦敦诲,虎啸龙吟侃侃谈。惟愿今生多此日,春风化雨润心田。”

我当时还不熟悉平水韵,用的是新韵。没有想到,傅老才思敏捷,不一会工夫,就给我回了这首《答先军君》:“相去各依枝,江湖会面迟。多年曾有意,一见便言诗。顾氏称居易,杨公说项斯。写诗须舍命,滋味自当知。”不仅工稳蕴藉,而且用了“顾氏称居易,杨公说项斯”两个典故,贴切准确,天衣无缝。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,反复赏读,觉得风雅不让古人。于是又步其原韵,写了一诗:“惜别杨柳枝,幸会未为迟。我欠惊人句,公多泣鬼诗。弹铗犹在耳,拾履始如斯。羞愧凌云志,今当报与知。”我用了“冯谖弹铗”和“张良拾履”两个典故,自恃有学,但终究不甚贴帖。

傅老任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,从教五十年来,桃李满天下。2015年6月,傅老八十华诞时,八方辐凑,宾客如云,盛况空前。时任民盟邵阳市委会宣传部部长的曾振华先生告诉我,是傅老特意交代邀我出席的。我不禁非常惭愧,想我何德何能,竟能得傅老看重如此!其时,傅老写了《八十初度二首》。其一:“勿勿已是杖朝年,未见文王入梦边。寄食我非弹剑客,慕苏心涌酹江篇。是非成败资谈笑,离合悲欢看缺圆。莫负余年须放浪,棋牌诗酒尚流连。”其二:“岁岁耕耘守杏坛,歉丰勿论有余欢。惟将心血洗桃李,不计人间有暖寒。为学有标宗泗水,作诗无意步邯郸。八旬虽老神犹健,山外斜阳带笑看。”诗中,他对自己一生事业和人格进行了总结。我当时对他诗作中表达的深沉感慨来不及细心体会,只匆匆和了一首,表达我的祝寿之情:“寿过八旬亦好年,春风桃李乐无边。培英满是庭前树,著述诚为济世篇。坎坷曾经歌壮志,功名笑看咀甘甜。如今宝庆添耆宿,绚烂余霞爱敬连。”

杖朝之后的傅老,身体健康每况愈下,基本不出席社会活动,我也很少去拜访他。但我们一直保持着微信交流,对我的请教他总是耐心及时予以解答。2017年,我想写一篇南社诗风对邵阳诗人影响的论文。我给傅老发邮件说,初步选取马少侨、杨子怡和他为研究对象。因为马老是南社湘集莠江诗社成员,又是邵阳诗协首任会长;而傅老与马老交谊甚厚,且曾选编马老诗集;杨子怡教授则是傅老的学生。傅老回复说:“五龙你好,选题甚好。马老、子怡都是诗人,马老是南社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,子怡诗写得好,但我读得不多,他与南社的渊源你可直接与他联系。我的诗,其实不成诗,也很少写,没有专辑……关于南社,我只是由于教学需要,读过其几个成员的一些诗,也许有些影响,尤其是柳亚子。我认为,南社鼓吹革命,爱国爱民,也是近代爱国诗人的精神的传承和发展。我的那几首歪诗,值不得你去研究。”其谦逊与严谨如此!我又将我对南社诗风的理解,如强调诗的时代性、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,以及反对专制呼吁民主、弘扬家国情怀和民族主义等等,向傅老做了请教。但苦于缺乏马少侨先生加入南社的直接资料,只得作罢。

傅老不以为自己为意,但对年轻后学却是奖掖提携有加。我编选《邵阳诗词文论选(现当代部分)》时,他不仅给我很多具体的指导,还鼓励我说:“书编得很好,尤其是前言,概括了邵阳诗歌的发展史,所收论文大都精当,你为邵阳文史做了一件大好事。”我出版诗集《偃佾集》时,他已在病中,不能过多阅读,虽不能给出具体评论,但坚持给我写下寄语以鼓励——《读五龙君〈偃佾集〉》:“正是文坛寂寞时,谢君遣我有新诗。为时为事真情在,不用旁人说项斯。”这份情谊,我深铭于心。

我曾经思考过,像傅老这一代知识分子,他们在砥砺前行、追求学问之余,还热心社会事务,追求立德立功立言。我们虽交往不多,却性情相投,亦师亦友。

2020年11月15日,傅老因病与世长辞,享年八十五岁。当晚我在微信群里看到这个噩耗,一时思绪万千,辗转反侧,连夜写下挽联以表达我的哀悼:“南山酬唱恍如昨日,微信交流就在眼前,闻噩耗彻夜难眠,岂意幽明成永隔;育李培桃堪誉名师,著书从政应称儒者,看门生追思不绝,缅怀德业冀长存。”

人生有限,岁月无常。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!

“邵阳红”系列优质农产品楹联

邵阳特色刀芭豆

朱云峰
不怕挨刀,日晒风揉方出味; 何愁过火,油烹水煮益生香。
欧阳金凤
园里修身,似长刀带几分威武; 坛中养性,成美味怀一缕乡愁。
朱小武
谁牵别趣登台,刀把爬藤妆碧玉; 犹抱阳光发酵,乡思入味赛黄金。
萧伟群
谁家仙子,绿袂弯眉,菜园排八卦; 是处巧姑,细丝薄片,瓦罐泡三香。
吴贤志
名自刀来,辣椒入伍坛中会; 味从舌出,信誉添侨席上传。
罗建平
老父支藤,欲掌青刀剗日月; 阿娘晒簸,试腌红酱乐宾朋。
罗乐洋
刀裁藤上绿;豆酵口头香。
岳宏伟
如收刀入鞘,藏拙半年,不改铮铮傲骨; 若拜将登坛,出关一刻,早闻赫赫芳名。
邹宗德
陶坛有爱,腌出了妈妈的味道; 青玉如刀,割不断浅浅的乡愁。
李小坚
红辣椒,绿刀豆,味道坛中酿; 远游子,近亲邻,乡愁心上生。
胡贵程
凭它是辣是酸,出坛便带乡愁味; 怜尔有筋有骨,入世犹钟青绿颜。
傅翠兰
眉月挂,绿藤缠,装点盈盈秋色; 陶罐封,尖椒泡,腌成片片乡情。
黄黎明
喜向刀丛寻丽影;訝看陶罐吐奇香。
傅家骥
成美味,汇清香,须时间酝酿; 伴绿蔬,添红辣,靠巧手调和。
陈冠雄
形似弯刀,精雕细刻三春画; 味如美酒,密制严封十里香。
朱亮辉
引蔓缘情,长萦南国乡愁,方知爽脆; 入坛发酵,深蕴人生况味,始溢清香。
赵启辉
刚柔并翠荚如刀,褪青涩在坛,成于豹变; 爽脆教舌尖上瘾,频远鸿飞梦,尽是乡愁。
王海兵
舍弟寄天涯,刀刀割我乡愁痛; 家人添口福,日日开坛味道香。
王彦羿
本真自出土修成,历春雨夏风,缠绵不负青青梦; 至性随开坛悟得,入秋盘钵钵,干脆犹余淡淡香。
林庚岁
依架垂藤,挟剑佩刀青弄影; 浸坛和酱,登盘入口脆添香。
王新月
骚坛月满,刀郎欲至邀贤士; 别院风香,味蕾初开待故人。
何谐
碧玉入坛,酿三秋韵味; 弯刀邀月,寄万里乡愁。
谭绍财
绿林烟雨刀光,原是厨师点将; 坛室腌魂香梦,总勾食客垂涎。
朱容国
有豆如刀,几番挥舞带风,儿时藏作囊中宝; 碎身入瓮,从此脆香无敌,至味堪称席上珍。
袁小红
春暖花开,绿袄加身刀出鞘; 脆香味美,红椒附体豆开怀。
夏亦中
吾乃弯刀碧玉,与谁佩挂相随?散叶开枝,蔓绕藤牵,携几缕阳光,把心情点亮; 幸有巧手村姑,知我余愁未了,添椒加蒜,坛封水渍,凭一腔爱意,将日子烹香。
蒋德卿
绿片穿珠,辣养昭阳血性; 青坛面壁,香勾赤子愁丝。
曾专文
九夏三秋,封存记忆; 千搓万碾,揉进相思。
钱艳芳
碧刀悬枝侠客隐;清香锁罐旅人愁。 (邹宗德 整理)

隆回塘现村赋

周玉清

胞衣之所,坤位之隙。大山皱褶,小涧潺流。雪峰东麓,衡岳西茆。楚地钟灵,湖湘丹丘。三坳抱青峦以分翠,两坳涵碧水而彰幽。起石坳头,巨岩若天垂翼展;扫帚坳尾,幽径如盘山龙虬。浆泥坳上,时有野芳暗度;塘现坳中,惯看稻浪芳妍。坳顶巨石如鹰嘴,鹰喙悬空,俯瞰村落田川;坳中溪流似白龙,龙脊隐地,潜连九曲泓渊。斯为故乡塘现村,虽处大山深处,却得造化厚天。

若夫春涧鸣琴,夏泉漱玉;秋溪浮月,冬井蒸云。喀斯特地貌,藏玄机于地府;石灰岩地河,垂瓔珞于洞门。暗河吞吐阴阳之气,古井涵养日月之魂。或见涓流穿石,忽闻空谷笛横。游鳞唼喋苔痕浅,乳燕呢喃时代新。青石溪边,浣女槌声惊白鹭;紫藤架下,牧童竹笛引黄莺。尤奇者,库塘岩罅吐珠,溉旺农家袅袅炊烟;何惧旱魃肆虐,溪润两垄稻香丰盈。诚天地之灵乳,使百姓之

梦萦。

至若人居其间,青瓦白墙,错落如星罗棋布;朱檐黛脊,参差似凤翥龙翔。晨炊起时,烟岚缠于竹杪;夕照落处,霞绮染于雕梁。田塍棋局,阡陌文章。老叟扶犁翻沃土,村姑采蕨挎筠筐。春社戏台犹存古调,秋收场院时溢新粮。云蒸霞蔚,雾锁重冈。登高环顾,当有王维笔下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之馨芳。

而今,高铁隧道贯穿山腹,隆回西站蓄势水岸……千年僻壤,奏响新农村建设之强音。耕读传家之训,犹镌门楣;农夫欢笑之声,常萦柴门。此诚所谓:守其本真而纳新象,存其古韵而沐芳春。天地精华,萃于一壤;古今气脉,汇于此村。

赞曰:“雪峰余脉毓春润,三坳双坳呈大观。绿水青山堪胜景,诗情画意绘新颜。风驰高铁通寰宇,奔涌清泉润桑蚕。欲问桃源何处是?吾乡明日更斑斓。”



家园 郑国华 摄

✧精神家园

父亲的蓑衣

夏太锋

每次回到乡下老家,我总是默默注视着偏屋墙上挂着的蓑衣。

蓑衣大小如短褂,上部耷拉着披肩,三道细棕索代替纽扣。它没有衣领衣袖,没有华丽的外表,没有艳丽的色彩,穿在身上却可遮风挡雨,抵御寒冷。这件陪伴了父亲大半辈子的普通蓑衣,如今陈旧破烂,落满灰尘,爬满蛛网。

每年阳春三月,父亲就会牵着水牛、扛着木犁来到田塍。一条水圳沿着稻田蜿蜒。圳边葳蕤着迎春花、蒲公英、荠菜、灯柱草、马鞭草,弥漫着草木清香。父亲下田套好水牛,一手掌犁,一手扬竹鞭。吆喝一起,水牛背着木犁缓缓前行。

有一天,父亲正在犁田,突然乌云翻滚,响起阵阵闷雷。眼看天要下雨,母亲叮嘱我去给父亲送雨具。我拿着斗笠和蓑衣来到田边,递给父亲后,赶紧往回走。雨越下越大,我站在屋檐下朝雨雾茫茫的田野望去,只见水牛在前,戴着斗笠、披着蓑衣的父亲跟后,一大一小两个黑点在水田缓慢移动。低垂的乌云、密集的雨帘、移动的黑点、断断续续的吆喝,凝成了我心中永恒的记忆。中午,父亲回家吃饭,湿漉漉的蓑衣挂在墙上,水珠骨碌碌往下沥,不一会地面就湿了一大片。

几声春雷催下雨点,资江涨了桃花汛。父亲扛着罾、挎个鱼篓,走到河边。连绵的细雨淅淅沥沥,冷风裹挟着寒意。父亲寻个洄水湾架好罾,开始通宵达旦扳鱼。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度过那些不眠之夜的,但有些事我记得很清楚。天亮时,母亲总是催促我去父亲那里拿鱼。河边的父亲戴着斗笠,披着浸透了雨水的蓑衣,满脸疲惫,眉毛、胡子蒙了一层薄薄的水汽。尽管有蓑衣斗笠,父亲的衣袖、裤边还是

湿漉漉的,双脚被雨水泡得泛白,脚下是深陷下去的两个土坑。父亲身前的河岸上,抖落了一摊黑黑的烟灰。挂在水里的鱼篓中,总是装满一篓或半篓鲜活蹦跳的鱼。父亲一生扳过许多鱼,但自己舍不得吃,即使吃也是煮些小鱼小虾。父亲知道:家里要买油买盐、买衣买鞋,还要送崽女上学。

慢慢地,父亲年纪大了,扳不动罾了,他就教我扳鱼。一个夏夜,河里涨了水,我第一次去扳鱼。天上下着雨,四周一团漆黑,只听见哗哗的流水声。我站在洄水湾边,约五分钟起一次罾。开始兴致勃勃,觉得蛮有味,时不时扳一条鱼上来,心里甜蜜蜜的;慢慢兴趣渐减,后来腿站得发麻,双手被罾上粗大的棕绳搓得发热,手臂、腰阵阵酸疼。实在难以招架,我扛着罾溜回了家。

1993年初冬,父亲因肺气肿离世,如今其坟头已长满萋萋芳草。生病期间的父亲很痛苦,常常狂咳不止,脸憋得通红,脖子上的青筋一条条暴凸出来。他说,他年轻时冒雨耕田、熬夜淋雨扳鱼落下这毛病……父亲满脸忧悒,语气悲戚。不久,父亲就离开了我,

流水潺潺,青山不老。如今,看着墙上挂着的斗笠、蓑衣、罾,父亲披着蓑衣耕田扳鱼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(夏太锋,武冈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双清

SHUANGQING